

从十二连城到豹子塔这一段长达80公里的黄河间,山谷林立,浪奔涛涌。黄河至豹子塔附近,水流变缓,泥沙沉淀,黄河水变绿与安澜。

循着黄河前行,左岸开始出现长城的身影,一路烽燧相迎,蓝天显得格外壮丽。从高处俯瞰,大河折流,曲崖深壑,峻岭叠嶂。茫茫苍苍的山脉气势雄伟,如万马奔腾,峡谷蓄满了岚气,仿佛溅起的尘烟。

老牛湾堆出于岸,隆起于河,险峻挺拔,崖立峰直。其间河道蜿蜒曲折,长城凭崖据,或兀立于巅,或沉落于沟谷,或绝处临水。老牛湾堡所在的地方,是黄河上一处险要的崖岸。节节石阶从绝顶蜿蜒至河底,石径于崖壁石栏间时隐时现,曲径崎岖往复,一派峥嵘。老牛湾堡紧临黄河的山崖上,完好地保存着一座砖砌的敌楼,其周边芳草萋萋,水声悠远。

这里鸡鸣三省,洋溢着一派和谐气氛。两岸古朴的村落,临岸而建的窑洞,皆使用石片层层叠叠垒砌。

古老的豹子塔村坐落于绝壁之上。黄河在崖下奔流,仅有一条缘山脊所修的盘山小道。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古村落,是一处令人流连的世外桃源。这里古朴的石板屋和集居的巷陌,让人感受到幽雅恬静。走进豹子塔村,你会觉得时光倒流,有一种穿越感。巷陌相望,户舍互守。石板路两侧屋舍看似单门独院,却有促而缓的巷道相通,户户相接,体现出淳朴的人际关系和民风民俗。石屋阑窗,石板整齐匀称,细密有致的石墙将每一户人家括在一个个窄小的院落中,却并不逼仄,站在院中,你会觉得明朗敞亮,井然有序。屋舍高低错落,差参有别。院落大小有序,东西为上,南北为下,体现出长幼尊卑的伦理观。巷陌纵横疏朗,将户与户、舍与舍连成一个有机、有序的聚落,构成一幅田园相守、山水相依的风情画。岁月更迭,豹子塔依旧是旧时模样。居舍面南坐北,巨石筑基,石板砌墙,椽木搭脊,草柳覆顶。人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耕织传家……

安卧于山脊之上的老寨墙,一直延伸至岸边的断崖,它与峻急的峡谷、矗立的峰崖、凝重的苍岭相互呼应,构成一幅北国山水胜景。身临其境,总是使人生出一种地老天荒的感慨。置身于大峡谷,你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,巨大的涧谷、逼仄的天空、局促的田地、压迫的幽峰,人犹在地心,恍若隔世。

位于豹子塔下的老牛湾,杨家川,一派旖旎风光。北望四座塔,南遮万家寨,峡谷群峰峻拔貌,抑南山而折北,审东西而仅容膝,逼仄之势黄河之上独有。豹子塔峡谷全长6公里,属典型的嶂谷地貌,奇石、幽峰、寥落的植被,以及两岸的文化遗存、戏台、栈道、盘路,都散发出古朴气息和独特个性,赋予大峡谷以灵动幽静的性情。不同时期流水切割、旋蚀、磨痕十分清晰,嶂谷、隘谷由此形成。长墙列序的大绝壁实属罕见,两壁悬崖争峙,如切如割如削,垂直高度超过百米。岸崖高悬,直下河底,两岸人家,犹如挂壁而居,而这些居民的生活态度也往往透出“天人合一”的人生境界,其生活审美也流露出一派田园情趣。

大河环流,翠嶂千重。崔成寨这样山水佳境,在黄河上并不多见。崔成寨是豹子塔的核心。豹子塔的山水,本身就是最鲜活的,深峡幽谷,河川交错。傍山依水生活的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山水的崇拜。避风聚水,一个古村落的营建,带有太多不可知的神秘色彩。高高的石城墙蜿蜒起伏,跨山越沟,自成一方。先人们的意愿自然是锁住风水,聚敛财气,凭险守安,但在不经意间,却给后人留下居高拒远、临河抱山的景致。

凭高据险,三面环河,一线通陆,一道石围墙,几仞高崖岸崖,四五条巷陌,七八处烟窗,田土级级相递,层层相叠,

逝去的时光藏在那些石屋石舍中。

在一个人的成长中,老师的教育之恩和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样是不可忘却的。于我而言,胡新就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恩师。

初识恩师,是我考入新惠中学的第一堂语文课。上课的钟声过后,一个个子不高却儒雅不群的中年男子走进教室,同桌告诉我,他就是胡新老师。对胡新老师我早有耳闻,“二胡才子”作为当时教育界的“四大才子”,他是排在第一的。

胡新老师毕业于承德师范学校,虽然学的是中文专业,但却对数学有着精深的研究,刚到新惠中学时,他教的是数学,并任新惠中学第一任数学组组长。他还精通俄语、英语,读师范的时候他自学了俄语,曾担任过俄语教师。后来他又自学了英语。在我们的语文课上,他有时会用流利的英语与我们对话。记忆中音乐也是他的专长,黑管、萨克斯等乐器他都能演奏。胡新老师的记忆力超强,无论是新华字典还是现代汉语词典,只要你随意说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,他最多翻两下,就能从字典和词典里找到这个字(词)。

胡新老师在语文教学上不拘一格、大胆创新,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口才,他组织了课前五分钟“即兴演讲”活动。每次讲课之前,都找学生轮流上台演讲,然后由他进行点评。一段时间后,全班同学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胡新老师一贯主张语文学习“功夫在诗外”,所以每周日他都给我们上“阅读与欣赏”课。为此他精心搜集古今名家诗词和经典文章,把文章和解析用钢板刻印出来。为了帮助我们理解,他还逐字逐句

一幅山水相依的风情画

絮语
怀

□王建中



这里遍地石材,就地取材,悄无声息地建成积安储福之地,静静地融入了岁月里。一间老宅,一截巷陌,一株古木,一片瓦砾,都深藏着崔成寨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黄河出土默特平原后,一下子就急促起来。黄土高原横刀立马,咄咄逼来,鄂尔多斯高原也乘风破浪,斜里挤压下来。瞬间,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便岸断千尺。地理上的峰峦,造就了一段山水传奇,黄河南流,也蔚成大观。

攀上黄河中游南岸西岸准格尔百草塔一处陡峭悬崖,北望南眺,犬牙交错的大峡谷,岸断千尺,空落雁声,一座石城赫然醒目,覆斗形的石台耸立于巅。这就是著名的寨子圪旦遗址,依山水自然地形而建,南北长,东西短,三面环水,地势显要。

准格尔黄河大峡谷,是山与水、石与土的较量。千沟万壑,河水跌宕,这是历史与山水完善契合的一个段落。越过山脊,看到一种触手可及的白、白的晶莹剔透,长风瞬间便将这白带走了。后来发现,这白深藏在高高的石岩中,亦青亦蓝,如同游弋在峡谷间的白云。一条河,让高原成为蓝天的一部分。

在白云间激荡、盘旋、上升,直至成为流动的绿色,或许,这就是黄河流过高原的样子。白云左绕,大河右洄。亘古未变的山川风物,也还在我们的故土上此起彼伏,风起云涌。

河口为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,河上鸟集鱼翔,渔舟唱晚。岸上多绿树,一碧凝翠,杂草生烟。至喇嘛湾,一河平两岸,远看,大河飘逸,如银练般渺渺泻落,烟笼十里,波上生云。

小滩子、聚合滩、龙抱湾,宛如仙人小憩之地,烟笼柔波,绿罩青山,回首之时,河势陡阔。九曲回转之处,库布其沙漠轻纱笼罩,绿漫回肩,怀秀臂玉。天上之水疏如琴弦,朗如筝曲,一曲回环,诉尽黄河风情。

河过柳青河,水势极浩。鸡犬相闻间,一叶扁舟,不觉已过青山,或虎、或狮、或狼、或鹰,犹如百兽临河。许多筑于高岸上的人家,临河而居。土木结构,块石垒墙,椽木搭顶。山势嵯峨,乡间便道忽隐忽现,婚丧嫁娶时有所见,民情姿态各异,其质鲜活,其态朴拙,其形热辣。

转过一段崖壁,河水一头扎进又一段峡谷。照例岸断千尺,峰立万仞,曲水流,河道时曲时直,时阔时狭,簇浪拥波,水流亦时缓时湍。山河开合,目不暇接。怪石、巨石突兀,峰燧、古堡罗列,峰峦叠翠,山石奇崛。

鹰嘴子段风光犹好,巨石临河,似落未落,一派石破天惊之态。数处石峰兀起于岸,造型颇多,石猴、玉树、天狗等栩栩如生。一柱直耸,不知何处飞来,顶上杂树丛生,意趣颇多。群猴拜月、石龟断剑、鹰栖寒枝、狮子滚球等,殆不可数。黄河石质润体坚,其色犹绝,纹理肌肤多灵气,图案奇绝,声名远播。

万家寨孤寨耸崖,四面断崖,兀立于黄河深谷,刀削斧劈之势让人叹喟。

河谓之龙口、龙脊、龙垂,喻为黄河三峡。峡内河水时平时缓,静如绸缎,啸如激雷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孤岸相峙,独峰崖立,河水穿梭鸣叫,如野马横冲直撞,激起数丈高水柱,直撞石壁。左冲右突,雷霆之声排空,水花破碎,阳光一照,晶莹剔透,烁烁夺目,形成无数道彩虹,如梦似幻。

苍茫落照间,长天广阔,大河汤汤,有了一种阅尽千古、百感交集的沉稳,漩涡拥塞着向下游涌去。宽阔的河面上,舟楫罗帆,桅棹相接。锦霞拢翠,娘娘滩、太子滩在河心形成两个孤岛,落日彤圆,万里锦绣,岛上层林尽染,鸡鸣狗吠,炊烟袅袅。极目大河,两岸碧树凝烟,堤岸迤逦,山川叠秀,草木茂茂,河远浮天。对岸的长城烽燧罗列,长墙壁屏,一派威严。

逝去的时光藏在那些石屋石舍中。

依山傍河。远远望去,崔成寨层次分明,烟村陌道,屋舍俨然,孑然遗世。崔成寨坐落在豹子塔的南端,最早的屋舍都建在一条曲曲折折的石板路的两侧,蜿蜒向河底沉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成为巷陌。新建的房屋大多分布在塔的左右和下方,逐渐向开阔地延伸。田土稀少,老人以石垒土造田,层层叠叠,形成一道道由高到低的田地。房舍都向山岩要地。崔成寨就这样形成了梯田式的布局结构。

逝去的时光藏在那些石屋石舍中。

师恩难忘

□杨占鹏

在一个人的成长中,老师的教育之恩和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样是不可忘却的。于我而言,胡新就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恩师。

初识恩师,是我考入新惠中学的第一堂语文课。上课的钟声过后,一个个子不高却儒雅不群的中年男子走进教室,同桌告诉我,他就是胡新老师。对胡新老师我早有耳闻,“二胡才子”作为当时教育界的“四大才子”,他是排在第一的。

胡新老师毕业于承德师范学校,虽然学的是中文专业,但却对数学有着精深的研究,刚到新惠中学时,他教的是数学,并任新惠中学第一任数学组组长。他还精通俄语、英语,读师范的时候他自学了俄语,曾担任过俄语教师。后来他又自学了英语。在我们的语文课上,他有时会用流利的英语与我们对话。记忆中音乐也是他的专长,黑管、萨克斯等乐器他都能演奏。胡新老师的记忆力超强,无论是新华字典还是现代汉语词典,只要你随意说出一个字或者一个词,他最多翻两下,就能从字典和词典里找到这个字(词)。

胡新老师在语文教学上不拘一格、大胆创新,为了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口才,他组织了课前五分钟“即兴演讲”活动。每次讲课之前,都找学生轮流上台演讲,然后由他进行点评。一段时间后,全班同学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胡新老师一贯主张语文学习“功夫在诗外”,所以每周日他都给我们上“阅读与欣赏”课。为此他精心搜集古今名家诗词和经典文章,把文章和解析用钢板刻印出来。为了帮助我们理解,他还逐字逐句

进行解析,让我们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,都对这些诗词文章有更加深入的理解。

办“手抄报”也是我们语文课的一大特色。胡老师要求学生每月都要办一期“手抄报”,自己设计版面、自己撰写文稿。事实证明“手抄报”的创办对于提高我们的创新和写作能力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后来胡老师把这些“手抄报”都装订成册并精心保存下来,在我们毕业多年后的一次聚会上,当胡老师把这些“手抄报”展示给我们时,所有的同学都激动得热泪盈眶,心中有说不出的惊喜和兴奋。

在胡新老师的影响教育下,班里很多学生的文学天赋得到发掘,文学才华得到充分展现。特别是高一下半年,胡老师指导我们成立了“腾飞”文学社,并创办了“腾飞报”和“腾飞杂志”,这为我们提供了展现才华的舞台。在他的指导下,同学们的文章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或在各类评比中获奖,我的散文《九曲黄河水滔滔》也在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上获得二等奖。

高中毕业后,同学们各奔

年流华韵

这里遍地石材,就地取材,悄无声息地建成积安储福之地,静静地融入了岁月里。一间老宅,一截巷陌,一株古木,一片瓦砾,都深藏着崔成寨一个又一个故事。

黄河出土默特平原后,一下子就急促起来。黄土高原横刀立马,咄咄逼来,鄂尔多斯高原也乘风破浪,斜里挤压下来。瞬间,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便岸断千尺。地理上的峰峦,造就了一段山水传奇,黄河南流,也蔚成大观。

攀上黄河中游南岸西岸准格尔百草塔一处陡峭悬崖,北望南眺,犬牙交错的大峡谷,岸断千尺,空落雁声,一座石城赫然醒目,覆斗形的石台耸立于巅。这就是著名的寨子圪旦遗址,依山水自然地形而建,南北长,东西短,三面环水,地势显要。

准格尔黄河大峡谷,是山与水、石与土的较量。千沟万壑,河水跌宕,这是历史与山水完善契合的一个段落。越过山脊,看到一种触手可及的白、白的晶莹剔透,长风瞬间便将这白带走了。后来发现,这白深藏在高高的石岩中,亦青亦蓝,如同游弋在峡谷间的白云。一条河,让高原成为蓝天的一部分。

在白云间激荡、盘旋、上升,直至成为流动的绿色,或许,这就是黄河流过高原的样子。白云左绕,大河右洄。亘古未变的山川风物,也还在我们的故土上此起彼伏,风起云涌。

河口为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,河上鸟集鱼翔,渔舟唱晚。岸上多绿树,一碧凝翠,杂草生烟。至喇嘛湾,一河平两岸,远看,大河飘逸,如银练般渺渺泻落,烟笼十里,波上生云。

小滩子、聚合滩、龙抱湾,宛如仙人小憩之地,烟笼柔波,绿罩青山,回首之时,河势陡阔。九曲回转之处,库布其沙漠轻纱笼罩,绿漫回肩,怀秀臂玉。天上之水疏如琴弦,朗如筝曲,一曲回环,诉尽黄河风情。

河过柳青河,水势极浩。鸡犬相闻间,一叶扁舟,不觉已过青山,或虎、或狮、或狼、或鹰,犹如百兽临河。许多筑于高岸上的人家,临河而居。土木结构,块石垒墙,椽木搭顶。山势嵯峨,乡间便道忽隐忽现,婚丧嫁娶时有所见,民情姿态各异,其质鲜活,其态朴拙,其形热辣。

转过一段崖壁,河水一头扎进又一段峡谷。照例岸断千尺,峰立万仞,曲水流,河道时曲时直,时阔时狭,簇浪拥波,水流亦时缓时湍。山河开合,目不暇接。怪石、巨石突兀,峰燧、古堡罗列,峰峦叠翠,山石奇崛。

鹰嘴子段风光犹好,巨石临河,似落未落,一派石破天惊之态。数处石峰兀起于岸,造型颇多,石猴、玉树、天狗等栩栩如生。一柱直耸,不知何处飞来,顶上杂树丛生,意趣颇多。群猴拜月、石龟断剑、鹰栖寒枝、狮子滚球等,殆不可数。黄河石质润体坚,其色犹绝,纹理肌肤多灵气,图案奇绝,声名远播。

万家寨孤寨耸崖,四面断崖,兀立于黄河深谷,刀削斧劈之势让人叹喟。

河谓之龙口、龙脊、龙垂,喻为黄河三峡。峡内河水时平时缓,静如绸缎,啸如激雷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。孤岸相峙,独峰崖立,河水穿梭鸣叫,如野马横冲直撞,激起数丈高水柱,直撞石壁。左冲右突,雷霆之声排空,水花破碎,阳光一照,晶莹剔透,烁烁夺目,形成无数道彩虹,如梦似幻。

苍茫落照间,长天广阔,大河汤汤,有了一种阅尽千古、百感交集的沉稳,漩涡拥塞着向下游涌去。宽阔的河面上,舟楫罗帆,桅棹相接。锦霞拢翠,娘娘滩、太子滩在河心形成两个孤岛,落日彤圆,万里锦绣,岛上层林尽染,鸡鸣狗吠,炊烟袅袅。极目大河,两岸碧树凝烟,堤岸迤逦,山川叠秀,草木茂茂,河远浮天。对岸的长城烽燧罗列,长墙壁屏,一派威严。

逝去的时光藏在那些石屋石舍中。

东西,但胡新老师却一直牵挂着我们。2005年,我们几个同学决定在北京组织一次同学聚会,得知消息后胡老师非常高兴,连续写信鼓励我们一定要把活动组织好。同年9月30日,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,来到了胡老师的身边。当天的晚宴上,胡老师显得格外兴奋,逐一询问学生们的工作生活情况,和同学们一起追忆在新惠中学的美好时光,并且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,仿佛又回到了20年前。但同学们发现,谈笑间老师的眼中似有泪花闪现。聚会结束后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:“很感谢你们使我圆了见同学们的梦。我不希望那是‘最后的晚餐’,但恐怕是真的。所以那天我几乎要哭一哭,只是怕扫了大家的兴,才强忍住了。”

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他的话竟一语成谶。2006年2月11日,从北京传来噩耗,胡老师因病医治无效,与世长辞。接到消息的那一刻,明知这种事绝无戏言,但我还是再三追问。因为我不相信,那位才高八斗学富五年,那位淳厚善良和蔼可亲,那位视教育如生命把学生当儿女,那位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的一代名师杏坛翘楚,就这么离开我们了吗?

由于当时家中有事,胡老师的追悼会我没参加,事后有朋友给了我一张光盘,是胡老师追悼会的现场记录,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,每看一遍都会悲从心生、潸然泪下。

孟子说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,人之乐也。”我要说,得一代名师而从之,人之幸也!回想今生,我最大的幸事就是遇到了胡新老师。从他的身上,我不仅学到了知识,更学到了端正做人勤勉做事的道理,他的学识让我敬仰一世,他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。

□安宁

女儿阿尔娜娜即将和爷爷奶奶飞去呼伦贝尔草原,开启美好的暑期生活。

阿尔娜娜早就迫不及待了。听说阿尔娜娜叔叔家的女儿查斯娜,也一直缠着妈妈,问阿尔娜娜妹妹怎么还不来呢?两个年龄相差十个月的女孩,一个慢性子,一个急性子。查斯娜从小就知道让着阿尔娜娜,人也大大咧咧。记得阿尔娜娜八个月的时候,查斯娜大喊大叫打扰她睡觉,我训她两句,她笑嘻嘻就跑了。就连她的妈妈生气的时候打她骂她,她也是一副好脾气,不急不躁,不恼不怒。倒是阿尔娜娜,天生急性子,不知跟她生下来第一眼见到的是暴脾气的奶奶是否有关。而且她的占有欲很强,什么都要最大最好的。我因此特意叮嘱婆婆,去了千万别带她去商店。不过草原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少,仅有的几个商店,也没什么好逛的,所以也就不再愁阿尔娜娜无休止的购物欲望。草原上的马啊牛啊羊啊骆驼啊,到处都是,倒是足够让生性好奇、喜欢自然的阿尔娜娜玩过瘾。

心情好了,阿尔娜娜也